生态文学要扎进自然本源深处

——『诗意鹤壁——生态文学高端研讨会』侧记

◆本报记者杨奕萍

淇水千古流，一河诗赋唱九州。

在河南省鹤壁市淇河国家湿地公园内，凭栏远眺，青翠欲滴的绿竹，环抱清澈如洗的河水，星罗棋布的小岛点缀其中，如诗如画。

“原来有9个小岛，分别是桃夭、淇奥、摽有梅、采薇、桑中、芄兰、关雎、定之方中、蒹葭，是以《诗经》中的9首诗命名，真是诗意悠悠。”作家杨海蒂莞尔道。

经常路过鹤壁却未曾踏足过的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李炳银更是感慨无限，“过去我认为鹤壁就是一座灰蒙蒙的城市。眼前的美景改变了我的想法，鹤壁点缀着诗意，城市处处充满绿意。”

因淇河之生态美，鹤壁之环境优，引来了由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和鹤壁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诗意鹤壁——生态文学高端研讨会”在这里召开，会议由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理事长柳忠勤主持，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生态作家齐聚于此，共同探讨生态文学的发展之路。

◎生态思考，贴近自然本源

人类从森林中走来，森林是人类的家。但是，当人类走出森林，进化为有改造自然能力的人，就开始了对森林的利用、掠夺和破坏。最后当这个“家”被破坏得满目疮痍，人类又回过头保护树木，重建生态平衡。

“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就像无知的孩子，森林像一个慈祥的母亲，一直注视着他的进步，记录着他的举动。”著名生态作家梁衡语重心长地说。

《树梢上的中国》是梁衡跋山涉水寻访人文古树后写就的一部散文集，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20多棵古树，挖掘古树及其背后动人的历史与人文故事。在梁衡看来，每一棵古树，就是一部绿色的史书，是活着的历史坐标，是能与人类对话的生命地标。

对此，中国林业生态作家协会主席李青松深有同感，近期他一直在研究约翰·缪尔，一位美国著名自然保护人士、作家、地质学家。真性情的缪尔如同浮华中的一股清流，森林于他，具有洗涤灵魂的神奇作用。

李青松告诉记者，在《我们的国家公园》一书中，缪尔对森林与水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阐述。缪尔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国会，影响了政府，影响了总统，影响了世界。可以说，这本书无可争议地确立了缪尔作为国家公园之父的地位。

过去，在城市的不断扩张中，城“进”林“退”，大片硬化土地不断压缩城市生态空间，使得动植物不断减少、濒危、灭绝，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森林的重要性：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森林的作用不容忽视。

“许多国家已开始保护森林，着力于改善生态环境，人类走上了回归自然之路。重返大自然的森林旅游，正成为都市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杨海蒂如是说。

◎生态问题，强调人的担当

“这是一球悬铃木，也是大家熟悉的法国梧桐，多见于美洲，也叫美洲悬铃木。当然还有二球悬铃木，也叫英国悬铃木。三球悬铃木又叫东方悬铃木。一般三球悬铃木很少见。”作家李乐明指着路边高大的法国梧桐树，向大家介绍着。

喜欢草木的李乐明创作了不少生态文学作品，前不久他出版的第5本散文集《这般花花草草有人恋》，书中写了38种草木，并配发他亲自拍摄的照片。

在他看来，草木是“物化”的乡愁，充满了人类的寄托和思恋。把草木置于城镇化的大背景下来考量，在赞美自然生态的同时，着眼于真实的自然生态，反思城镇化给自然生态带来的负面影响，反思城镇化过程中人类的行为，研判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落地路径何在，对生态文学的格局起到重要作用。

草木总是让人格外留恋与关注。在去淇水诗苑的路上，一大簇粉红大红的月季高高地盛开着，植株几米高，花盘大似牡丹，娇艳动人。看着这嫁接过的月季，作家冯秋子蹙了蹙眉，相比之下，她还是喜欢倚在灌木丛中的小小月季，简单开放，自自然然。

城市，需要自然地呼吸。作家邱振刚以阿来的中篇小说《三只虫草》为例，讲述小学生桑吉采挖虫草以换取百科全书的故事，指出阿来这部小说的灵感来源于人们对松茸、虫草的过度开发，小说见微知著地折射出人与自然保护的主题，体现出一个作家的担当。

对此，冯秋子深表赞同。纵观中国当代自然文学的实践，她认为有很多值得敬重的写作者，正在推动和开创中国自然人文的新的历史阶段，标示出作家的精神高度与现实脚力。他们既是土地的思想者、挖掘者，也是土地与众生的启导者、联结者，是土地能够凝结出的具有灵性的体察者。

◎生态创作，照进现实之光

正是大自然的千姿百态，成就了生态文学。乡村、田园，草原、丛林，江河、海洋，旷野、荒原等，生态文学作者笔迹所在，往往就是其足迹所至。英国诗人布莱克说过，“伟大作品的产生，有赖于人与山水的结合，整天混迹于繁闹的都市，终究一事无成。”

文章，人心之山水；山水，天地之文章。“山水无文难成景，风光着墨方有情”，一语道尽自然与文学的关系。

研讨会上，李青松笑言，缪尔的作品深刻地影响了美国总统，罗斯福是缪尔的铁杆粉丝。第26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推动了国家公园的建立及美国自然文学创作和美国生态保护运动，可谓是功勋卓著的人物。卸任后，罗斯福到南美和非洲进行探险和考察，创作了多本自然文学随笔，如《非洲猎物小径》《穿越巴西荒野》《猎熊记》《一个牧场主的狩猎旅程》等。

李乐明认为，生态文学要行走，要还原草木、还原大自然，用文字唤醒读者的生态良知，提醒生态文学作家，走出书房，带头走到大自然中去。正如王维的诗句，“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强调一个“入”字，即要深入现场写作。

苇岸的散文，亦如此。他的文章不是中世纪田园诗式的，也没有陶潜一类中国士大夫的闲适与陶醉，他是清醒的。林贤治先生评析苇岸说，在苇岸的作品中，人与自然是共时性的存在，是对等的、对话的，处在恒在的交流状态。在心灵的交流中，给予者同时也是获得者。爱作为观念，对苇岸来说是来自西方的，不是“三纲五常”的衍生物，那些博爱、平等、民主、公正，都是从这里辐射出去的。所谓人文精神，它的内核就是对生命的爱。

此次研讨会以“生态文学”为主题，展示了作家们对生态文学写作的最新思考，希望能有更多人对生态文学给予关注。李青松告诉记者，“生态文学，要扎根于自然本源的深处，呈现自然的本质和精神，呈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尽管生态文学不能直接改变生态状况，但改变人们的思维和观念，甚至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则是完全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文学的作用是巨大的。”

流光飞舞

植物知音

◆马国福

作家赵本夫在《无土时代》写到：“花盆是城里人对土地和祖先种植的残存记忆。”

在城里的阳台，种花种草甚至种菜，除了美化家居环境，更多的是对日益式微的农耕文化的一种缅怀与延续。种子和草木归属于大地山川田野，将它们迁移到几十米的高层建筑，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点缀，这颇具一种现代实验的喜剧色彩。

城市人在有限的空间里做农耕实验，切断了植物蔬菜谷物与土地无形的脐带，让它们脱离泥土的胞衣。在富丽堂皇的写字楼格子间，在高耸入云的现代建筑物内，在一幢幢高不可攀的住宅楼内，这些花木植物被孤零零分割摆放在不同的角落。

不知脱离了地平线，它们如何感知天气、地气、节气？自然风雨无法零距离沐浴它们，清洗它们的皮肤；阳光月光无法贴体按摩它们的穴位，把脉病灶所在；蜜蜂蝴蝶更不可能历尽艰难飞到高空，翻墙入户，给它们传递春天的情报，解开它们花骨朵里的密码。平日里藏在它们根部的蚯蚓、蚂蚁、蛐蛐等昆虫亲戚们也没有高空飞行的能力，来拜访迁居高空的植物们。

“高高在上”的植物们尽管也会开花甚至结果，但它们的体内和肌理缺一味药，这也是维系其生命力最不可缺的药：地气。水泥楼板、电梯、玻璃幕墙、门窗隔离着它们，导致它们气虚，稍不注意就会耍一些小脾气，在封闭式的高楼住宅里生病、自残、枯萎，好似一个倔脾气的人耍性子一意孤行。

大凡喜欢养花种草的人都有理想主义色彩和自然主义情结，这是一种有趣的、美好的、诗意的生活态度，是人与自然的一种亲密和谐关系，是人与植物彼此滋养互相映衬的诗意过程。

今年春节，我回青海老家探亲，带回来一些75岁的老父亲在秋天时给我采集的牵牛花和毛金莲的种子。我把这些花种分给了同事和朋友。有天中午午休时，我在办公室的海棠花盆里撒了几粒毛金莲种子，一个多星期后，我发现它发芽了，而且长势很迅速，半个月不到长到了四寸多，只是它的主干只有一根针那么细，这瘦骨伶仃的样子惹人生怜。

如果它长在田间地头或者乡野院子里，肯定不是这副面黄肌瘦的样子，绝对会是粗壮结实、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因为我老家院子里有很多父亲亲手种的毛金莲就是那样。很显然，时空的位移会导致物候的差异。我不知道长在花盆里的这几棵花，会不会因为我让他们背井离乡水土不服，因此记恨我？

在城市生活，远离泥土，就远离了生命充沛的地气，在现代文明急剧扩张的“无土时代”里，也有很多像我这样热爱土地、眷恋自然，在城市里居住的同类。城市的纷繁变迁有时会让我们精神空虚和失落，每时每刻都在寻找富有地气的理想国。依照生态学家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概念，我们需要一种“新的伦理”，一种生态学的态度，“一种处理人与土地，以及人与在土地上生长的动物和植物之间的伦理观”。

家里有很多花盆，一年四季种着各种时令鲜花。每当看到书桌上、餐桌上的鲜花由荣到枯开到荼蘼时，我常常陷入沉思。开到荼蘼花事了，美不会终结，凋谢是花的涅槃和轮回。美是世界的能量守恒，从一种物质形态上升到精神形态。花是大自然的修辞，而我们只是读书人，遇见一种修辞，就感受一次大自然的加持。身在红尘，对时间和自然的态度决定了我们的修为。

养花种草绝不是小资情调，这是我们对土地伦理的遵循与呵护，以花木为友，做花木知音，真正享受到的是“多闻草木少识人”的那份洁净与自清。当一朵花在夜晚或者清晨庄严开放，那不正是奖励给这个清净世界的勋章吗？这勋章也顺便是奖励给有心人的，因为他对土地抱有真诚的信仰和情怀，他和自然界的物种平等以待。

作者简介：

马国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协签约作家。已出版多部散文集，曾获孙犁散文奖等多项文学奖项。

异数之美：苇岸与《大地上的事情》

◆刘烨园

《大地上的事情》在当代是一个质的“异数”，而不是量的“少数”。“异”就是独自，独自是永远的，这是质唯一的内涵，也是许多年以后才能被人逐渐理解的原因。“异”不会“轰动爆炸”，但将如核电站一样，在时空中一点一点昭示其光。

而且，如果她本身足够丰富、深邃，时空还将为她增加更多元的认知能源。她因此而永不熄灭，除非宇宙不再有大地，人类不再有自然。

《大地上的事情》似乎不可能产生于这个时代，然而她却诞生了——这就是“异”。眼下的时代没有她的功利同道、文化谱系。她翻越无数杂乱文字的崇山峻岭，孤身求索，在意义的源头凝神谛听。多么遥远的深处，已经被我们忘却很久了。是什么重重遮蔽了我们？鲜有世人能够完成这样的灵魂穿越——她因此成了“异”。因为不可替代，因为其“增值”是那么自然而然。

其实，她本在最纯粹最朴素的童心里。然而，成年后，如果还饱满着赤子的纯粹与朴素，是只有忘我而艰难的心灵还原才能抵达，才能名副其实——在兑水的书写泛滥至灭顶之灾的沉沦时刻，这样的考验重于乞力马扎罗山脉。因此，在人生苦途的意义里，真正的纯粹与朴素，并不能虚妄地与生俱来。她得寻找，她得跋涉，她得情愿像杳无人迹的涧流薛丛中，那朵蔚蓝色的“天堂花”一样，冷清却真正自由地盛开，并由衷地欣慰与坦然。

于是这时，“异”同时也就呈现出了语言的分野，以从里到外的个性，无意中为人们提供了辨识真伪“乡土文学”的界标：君不见，如今多少所谓风景、农事的文字，其文风心态，千人一面，不都是拙劣的仿作，是浅薄的词藻漂浮吗？心不到位，“气”不溯源，实不如不写。

而生存于田园、泥土、动物、植物、季节、蓝天与青山的苇岸，却既逆于陶渊明的夸张比兴，于托物行吟中暗塞计较功名的传统私货；又有别于梭罗的事无巨细，铺陈、繁琐，即使是同样天生的忧患，也因国情、性格的不同而泾渭迥异——梭罗将其中的一脉，向着社会的黑暗不屈抗争，“不服从”的人格立志，言之简单当然，行之则决绝彻底；苇岸却蹙眉忍咽，宁肯将它们全部转向为人类性灵大地的沦丧而痛心——这样的关怀也许更终极更深重也更漫长。

然而，那亦是我们的大地，当代的自然，人类与民族之一份子的我们亦有责任，但我们却残忍地将一切践踏了，在自欺欺人的破坏里不觉昏晓，让一个羸弱的生命独自颤栗、独自承受、独自轻抚千疮百孔的万物。也许并非别的什么，而正是我们的疯狂、自妄、愚蠢、平庸以及不择手段的掠取，使苇岸和《大地上的事情》痛苦地成为了“异数”，一个悲剧的、遗世的“异数”。

我们是有疚的。

我们应该有自赎的警醒——为着“异数”先于、别于我们的心力献祭，为着悲剧与虚无的极美所在，为着慷慨的大地即使对罪人，也无时不在默默滋奉着息息相关的一切。活着的人，应该也只能将人类的悖误递减至最低，更低……因为我们和大地都确实没有多少任意延宕的时间了。

作者简介：

刘烨园，作家，曾出版散文集《途中的根》《栈一冬的片断》《精神收藏》《在苍凉》等。

文化快讯

“野生救援”携手周杰伦发布公益广告

本报记者张黎北京报道 “在夏威夷，我看到过野生海龟在大海里自由自在的样子，给我留下难忘的回忆。希望下一代长大后依然能看到这些美好的画面。”5月27日，知名歌手周杰伦现身北京，呼吁人们保护濒危物种海龟及穿山甲。

当天，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中国海龟保护联盟和国际环保组织野生救援共同在京发布了保护濒危物种海龟和穿山甲的公益广告《无限生机》。

对于此次参演并推广《无限生机》，周杰伦表示，“参与这样严肃的环保工作我非常高兴，保护濒危野生动物，每个人的关注和行动都很重要。除了不买卖、不捕捞、不做破坏和污染环境的事，我们还可以多与家人朋友分享这些信息。”

海龟一直是世界海洋保护的“旗舰物种”，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它们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维持至关重要，也是海洋环境监测的重要指示物种。今年5月23日世界海龟日，中国海龟保护联盟组织成立了海龟保护国际专家咨询委员会，未来将会进一步加强对海龟栖息地的保护、渔政执法监管和科学研究，积极开展海龟增殖放流。

据悉，《无限生机》公益广告将通过航空媒体和户外媒体，以及知乎和抖音等渠道在全国投放播放。